

3-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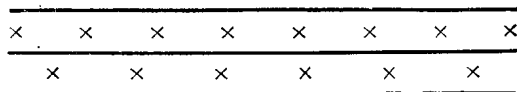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國際問題彙刊

二次世界大戰史論

周西村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世界大戰史論

周西村著

中華書局印行

序

第二次大戰中我爲了企圖正確地分析戰爭形勢并檢討戰局的發展，曾不斷爲國內報刊撰寫有關戰局之時事論文，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夕，以深信太平洋戰爭不可避免，乃在掃蕩報（今改名和平日報）發表「荷屬東印度的風雲」等文多篇，隨後又在大公報發表登載數日之長文「美國與太平洋」及他稿，指出世界戰爭將繼續擴大。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次日，國內各報均以極顯著地位刊登此項新聞，大公報并同時以第一版之重要篇幅登載我的「新嘉坡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一文，此後，我幾乎每天都在揮動着自己的筆，或沉默地研究世界戰局的發展，且我的情緒一直是在不斷地高漲，因我不願忽視世界戰場上任何一個小的角落，我以爲我們應該認識戰爭，以防戰爭之再起。

也就正因爲此，同時由於大家都相信：「人類倘不消滅戰爭，戰爭將要消滅人類，」所以很多朋友常常面或寫信來鼓勵我，也有很多沒有見過面的讀者寄信給我，而他們的共同目的就是希望我們把這些分析戰局與檢討戰局的論文，迅速整理付印，他們甚至指出這是時代的需要，當然也不能說我沒有這樣的一個準備，但我却沒有對這一問題過份注意，因爲世界戰局瞬息萬變，我恐怕拿出一部份時間去整理已發表過的稿件，而忽略了當前的局勢。說我懶得如此麻煩，倒也許是更爲恰當。

我的這種疏懶，結果却不幸造成了一極大損失，這就是使這些稿件於一九四四（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的湘桂戰爭中全部燬於砲火。我是快樂成性的，也就并未因而憂鬱，祇認爲這

是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強盜在他們破壞世界和平與秩序過程中最小的一種成就。

當德、意、日等侵略國家相繼無條件投降并遭受清算，而聯合國國家獲得偉大勝利之後，我開始感到有立即完成這本「二次世界大戰史論」一書之必要了。經過一段艱苦努力，我不僅在它的裏面記載着戰局的發展、戰爭中侵略力量的由興起到敗亡和反侵略力量的長成，它實亦反映出無數生命的死亡，這使我們更加意識到和平之可貴，戰爭之不可再有。我希望此書能成爲一小小的和平安定因素，并願以它作爲對和平的獻禮。

然而，本書付印匆促，遺誤之處，在所難免，尙望海內碩彥，不吝指正！

周西村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於重慶

二次世界大戰史論目次

序

第一章 世界戰爭的發展趨向

一 世界戰爭的火頭

二 第一次大戰給世界帶來了什麼？

三 黷武主義與世界戰爭

四 世界被推入戰爭浪潮中

五 戰爭空氣中世界兩大集團的對峙

六 大戰中之慘重損失

七 戰爭何以歷久不廢？

第二章 第一次大戰後的和平運動與二次大戰

一 第一次大戰後和平運動中戰爭禍胎的釀成

二 凡爾賽悲劇的發展

三 德國西向政策派的成就對二次大戰的影響

第三章 第一次大戰後的世界戰爭浪潮

三四

一 希特勒獨裁政權的建立

三四

二 德國退出國聯及軍縮會議

三七

三 德意日侵略烈焰的燃起

四〇

四 張伯倫的外交態度

四四

五 世界局勢進入嚴重階段

四七

第四章 二次大戰中歐洲戰事的進展

五一

一 第二次歐洲大戰的爆發

五一

二 西歐、東北非洲、巴爾幹與近東戰事的進展

五三

三 蘇聯在對德戰爭中由退守到進攻

五六

四 從北非登陸戰到打開前歐之門

五九

五 第二戰場的開闢

六一

六 把希特勒德國送進墳墓

六四

第五章 柏林攻防戰

六七

一 盟軍對納粹暴力的一擊

六七

二 德軍爲何不能利用柏林內線作戰的優點？

六八

第六章 歐洲戰事的結束

八〇

- 三 柏林被盟軍攻入的遠因……………七〇
- 四 希特勒戰略的錯誤……………七三
- 五 柏林的戰略形勢……………七五
- 六 柏林的失去死守價值……………七七
- 一 德軍開始作無條件投降……………八〇
- 二 納粹組織與希特勒的死亡……………八二
- 三 柏林德軍為何停止抵抗？……………八四
- 四 德國屈服矣……………八六

第七章 二次大戰中的日本戰略

九一

- 一 日本的戰略指導方針……………九一
- 二 日本的大陸攻勢……………九三
- 三 日本被迫對近海決戰的準備……………九五
- 四 中國的反攻與日本決戰戰略……………九七
- 五 日本的必敗因素……………九八

第八章 中國大陸之戰

一〇一

一 中國渡過黑暗

二 日本何以不能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

三 日本在中國大陸的軍事方針與政治魔術

四 中國大陸反攻戰略

第九章 盟軍對日本本土的進攻

一 進攻日本的顯著行動

二 盟軍對日本內防線的攻勢戰略

三 日本的錯誤與蠻幹

第十章 日本走向敗亡

一 盟國對日本悲運的正式宣告

二 原子彈與蘇聯參戰對日本的打擊

三 蘇軍對日的鉗形攻勢

四 日本終於面對着清算的日子

一〇一
一〇四
一〇八
一一二
一一七
一二七
一二二
一二五
一二九
一三〇
一三三
一三七
一四〇

二次世界大戰史論

第一章 世界戰爭的發展趨向

一 世界戰爭的火頭

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一年在中國的東北四省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侵略與反侵略勢力、獨裁與民主政治思想便開始搏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頭也就跟着燃燒起來，因為中國人民的酷愛和平，信賴國際合作，故在這次事變爆發後，并未出以武力，而祇是向全世界作正義的呼籲，希望西方強國共起保障世界和平，予侵略者以打擊。次年日本又在上海發動「二二八」侵略戰爭，中國軍隊之十九路軍與第五軍英勇抗戰一月，雖不免受屈停戰，然因此普遍引起全國抗戰的自信心。國聯所派調查「九一八」事變的李頓(Lord Lytton)調查團於「一二八」戰後來華，結果中國祇得到「李頓調查報告書」這麼一紙空文，觀望政策(Wait-and-see policy)、「不承認原則」(Non-recognition principle)為當時最有價值之正義感。直至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天羽聲明，日本明目張膽要獨佔中國，驅逐英美於遠東，實行其「亞洲門羅主義」，西方政治家的迷夢纔因而被驚醒。可是，日本也就正利用西方國家這一種綏靖心理，進而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以一萬四千萬日圓，由蘇聯手中非法「購得」中東路，這顯然不僅是輕侮中國主權，而且作着更進一步的侵略準備。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的侵略炸彈居然又投擲在中國的和平土地上，使英美在遠東權益遭受直接損害，九國公約所維持的

太平洋和平遭到徹底破壞，整個世界失掉了寧靜，而中國的東北更成了日本「以戰養戰」的根據地。

日本在東方的不斷侵略，乃鼓勵起西方強盜的野心，於是德義日締結軸心軍事同盟 (Axis Military Alliance)，虛張聲勢，趁火打劫，使納粹 (Nazi) 德國大膽地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入侵波蘭，開始歐洲戰事。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侵入蘇聯，歐洲戰事的局面更因而擴大，戰爭的形式也為之一變。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 (Pearl Harbor)，美日戰起，世界性之大戰至此更名符其實了。軸心國作戰的目的是獨佔、統制與奴役，手段是暴力與獨裁。聯合國作戰的目的則是平等，安全與合理，理論是民主與自由，由於中國人民的犧牲，英國人民的堅忍，蘇聯人民的勇敢，美國人民的生產與戰爭之成就，於是促使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死亡。納粹德國之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向盟國作無條件之投降，而世界戰爭之趨勢至此大定。雖然德國投降後世界大戰還祇結束一半，亞洲戰爭之全面勝利尚須稍待時日，可是即使歐洲戰場上因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所贏得之此種戰果，其歷程也是異常艱苦的，因為侵略國家的種種毒辣陰謀，戰爭武器的進步，在這五年多的大戰中，成千鉅萬的無辜人民在法西斯強盜的手下死亡，他們死在集中營裏，死在飛機炮彈之下，當日本侵略者沒有徹底覆滅以前，還不知有多少生命要繼續犧牲。這種空前浩劫，實給予人類以寶貴的教訓。的確，「人類如不消滅戰爭，戰爭將消滅人類」(詳見 G. I. Dickinson, 'War: Its Nature, Cause and Cure' P. II.)，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三時停止後，短短的二十年間，世界為什麼會兩次捲入戰爭的漩渦？為

什麼在第一次大戰中被擊敗的德國，竟能捲土重來，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第一次大戰的戰勝國竟會讓軸心國家有奴役歐亞的機會呢？並且上次大戰始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的對塞爾維亞宣戰，總共為時僅四年有餘，這次世界戰爭時間却比較延長，上次大戰如荷蘭、丹麥之類戰爭圈外的國家，這次亦遭到了戰爭的蹂躪，歷史是一盞明燈，吾人應向它追索，并應準備把未來戰爭的火頭在和平的途中撲滅。

二 第一次大戰給世界帶來了什麼？

第一次大戰究竟給世界帶來了什麼呢？

那時由於一種奇異的巧合，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於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日停止他在西線的最後攻勢後，他認為是情勢於他不利，不能再行發動一次新的攻勢，雖然他在「全能戰爭論」（Theory of Totalitarian Warfare）中認為：『武力和人民是同樣的名詞，戰爭在廣義上就是人民的戰爭。……全能戰爭的涵義，不僅是包括戰鬪的武力，而同時還牽涉及交戰國每一份子的生命和靈魂。……全能戰爭的目的不僅攻擊敵人的武力，還要攻擊敵國的人民。』但因爲他不能發動新攻勢，戰爭對他也就沒有用了，因此，甚至使魯登道夫的神經於一九一八年的八月八日失去常態，因爲那天英國和法國的攻勢衝擊由馬恩河（Marne）延至亞眠（Amien）的德軍防線。他後來在辯解書中寫道：『八月八日乃是戰爭中最黑暗的一天，這一次攻勢確是削弱了我們的力量，這樣，祇有使戰爭結束。』

魯登道夫和他那於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繼福根海（von Falkenhayn）爲德參謀總長之興登堡（Von Hindenburg），爲大勢所趨，不得已而要求德皇及其政客們開始和平談

判。我們如果認為興登堡的話也有可信之處，那麼他曾說過：『德國的軍隊可以打倒任何敵人。』但他也和魯登道夫一樣，沒有能够達成此一目的。因為協約國在各個不同的地點，保持着連串的迅速打擊，尤其是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和九月之間，正和盟軍於一九四五年五月迫使第二次大戰中的德國作無條件投降一樣，所給予德國的打擊并不祇是限於西線一隅。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加利亞軍隊為法國和塞爾維亞的混合隊擊潰，保加利亞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定，以巴爾幹奉讓協約國，并予協約國軍隊以通往多瑙河（Danube）流域及奧地利之便利後，這更是魯登道夫感到是注定了中歐同盟（Middle European Confederacy）——德、奧匈聯邦、土、保——的命運。加以福煦（Foch）將軍於繆斯河（Meuse）至佛蘭德斯（Flanders）一線的進攻，更不但打破了興登堡防線，也打擊了魯登道夫本人，使他狂暴的跳了起來，并在第二次斯巴會議（Spa Conference）裏瘋狂地反對德皇，反對海軍，并攻擊德國的政府和人民。興登堡也同樣地表示德國陸軍的唯一辦法，就是由德國政府趕緊向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提出和平的呼籲。可是，魯登道夫尚未以此為足，他要求成立一個於二十四時足以談判停戰的政府，以便解除他和他的軍隊所擔負的投降的重任。對於這種要求，德國政府與人民方面均感不能贊同。一九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始任貝登親王麥克司（Max of Baden）為德國首相；他是一位好好先生，一位不太重要的皇室人物，他之所以被任為首相，因為德國的軍閥們都認為他可以作為一種煙幕，欺騙協約國，但他也反對此種要求，而希望遲緩一個星期，以便草擬和平條件，并向德國陸軍呼籲，促請陸軍再堅守前線一個星期。興登堡深知德國陸軍陷入無望的苦境，乃於十月十四日致電威爾遜總統稱：『德

國政府請求在陸海空三方面成立一般的停戰狀態」。這當然就是德國軍隊已經承認在戰場上的失敗，但這些軍閥們却想狡猾地將責任推在政府的身上；德國最高統帥部并且還厚顏地提出抗議，說他們并未戰敗，不過是被政府與人民出賣了，下一次戰爭中定可獲得勝利的。這些軍閥們一面命令麥克司承認戰敗，一方又責罵這個不幸的人不給予軍隊以「精神的鼓勵」。所以第一次大戰之結束，也就種下了二次大戰的禍因。

三 讀武主義與世界戰爭

一九一八年德軍統帥部儘管是弄得千變萬化，德國的戰敗，却無論如何不是部份的了，他們被逐出法國，被逐出比利時沿岸。魯登道夫爲了避免擔負任何投降的責任，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辭職；接着土耳其未能阻止協約國的軍隊，於三十一日投降，簽訂滿特洛斯休戰條約（Armistice of Mudros），奧國亦於十一月四日投降。十二月六日德海軍在基爾運河（Kiel Canal）變叛，興登堡的軍隊也都四散逃走，德國全境被侵佔的恐怖所籠罩，而德國終於作了無條件的投降。但這種投降，實際上仍祇不過是一種妥協，因不久之後，新第三德國之展望又甚明朗，且當時一般人都幾乎可預先估計到在第三德國之內，無論是誰享有最高的威權，德國是仍舊不會改變「軍國主義」（Militarism）的制度，因德國自一六四〇年霍亨索倫（Hohenzollern）族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世稱大選侯（Great Elector）——即位後，就是全以武力鞏固王室的威權，並不顧國內人民之反對，竭盡財力以擴充軍隊，故結果兵力之強，稱雄於世，而他也就成了「軍國主義」的創造者。後來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亦都以訓練軍隊爲改

革內政及發展外交的手段，結果普魯士雄霸中歐，成爲強國，亦始於此時。但近世普魯士之軍隊，實始於一八〇六年耶那戰役(Battle of Jena)之後，其時普將香霍斯特(Scharnhorst)以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的鐵爾西特條約(Treaty of Tilsit)僅限普魯士的軍隊爲四萬二千人，他爲了避免此項條約之限制及法國的懷疑，乃創設「全國皆兵」(The Nation in arms)的制度，凡十八歲至四十五歲間之男子，無特殊疾病者，皆須受三年的軍事訓練，受訓完畢後再退伍爲後備兵兩年。這樣常備兵的人數并不增多，但可備用之士兵則爲數甚衆，且這種制度相沿不廢。迨至一八六一年一月威廉一世卽位，更將每年徵兵的數目自四萬人增至六萬人，并延長後備兵役時期爲四年。他使國家；如一旦發生事變，立能召集四十萬左右曾經受過嚴格訓練的軍人從事戰爭，他雖然也曾遇到如下議院不願供給軍費之類阻礙，但他仍堅決推行，并於一八六二年擢升俾斯麥爲首相。俾斯麥也就擔負起改革軍制的重任，并深信「君權神授說」，而反對民主代議制，認爲德意志應以「鐵」與「血」造成統一偉業。經過一八六四年的普丹戰爭，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和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後，德意志便統一了，而且成爲歐洲大陸上一個強大的新勢力。自此之後，軍人中不免有一種睥睨一切的氣概，以爲能屢建勳功，下次大戰中不難征服四鄰，而更加增強德國的權力。歐洲各國除了英國之外，也均仿照普魯士的此種兵役制，各國均妄圖「全國皆兵」，於是對國際安全與和平，乃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普王威廉一世於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進登德意志皇位後，三月二十一日便召開第一次德意志帝國國會於柏林，會中特別強調德意志帝國應崇信武力萬能，并專心致志於軍費的增

加、軍備的擴充和軍器的改良。他認為祇有這樣，始可改進國家的實力，養成「國民美德」，并激發國民的愛國情緒與戰鬪的狂熱，再進而戰勝一切的敵人。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The Congress of Vienna)時，英國外相加斯爾累(Lord Castlereagh)雖然曾謂路易拿破侖(Louis Napoleon 即拿破侖三世)：戰爭的結果，普魯士成爲了黷武主義的國家，所以他希望普魯士的國民，能够對黷武主義的軍人加以壓力。但事實上並沒有辦法使普魯士軍隊民主化，而她的「民主政治」却一天一天地軍事化了。一八八八年三月九日繼任爲德皇之腓特烈三世，也是採取原有的一貫作風；威廉二世於同年六月十五日登上德國皇帝之「寶座」後，更是視戰爭爲德國之專利品。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德相俾斯麥辭職，加普利維將軍(General Caprivi)繼任爲德相後，他們更是加緊使戰爭變爲一種全能性，而準備將國內的一切，適合於對她的需要，欲使人人皆兵，物物爲械。他們不僅是拿翁之徒，並且變本加厲：戰爭在他們似乎并不一定是「爲勝利而戰的戰爭」(War-for-victory)而是「爲殲滅而戰的戰爭」(War-for-annihilation)，所以他們對戰敗者的要求絕不是割地賠款，而是完全佔領并全部殲滅敵人。這種戰爭，當不能防止於事前，也無法調解於事後。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告終後，僅有短短二十年，殘酷無情的殲滅戰、閃電戰、不宣而戰的戰爭、滅國有如摘瓜的戰爭，會突然出現於徬徨無措的人類之前，就完全是這種道理。德日之類好戰國家，對於戰爭的研究，一天一天地更加科學化了：以前大家本來認爲戰爭是一種特殊的學問，內容大都偏向於物質方面，自從拿破崙戰爭以後，好戰者便將戰爭的意識改變，認爲戰爭不僅是一種很完善的技術的科學(Technical Science)，也是一種歸納的哲學(Inductive Philosophy)。首先

對戰爭有這樣看法的，就是普魯士的將官克勞塞維茲（Clausewitz），他是研究拿破崙戰爭哲學的，在所著「戰爭論」(Vom Krieg, 1832)一書裏，認為拿破崙的成功，是因為他發動無限度的戰爭，使用無限度的資源，同時他根據歷史的事實，認為民衆的情緒高於軍隊的士氣。格蘭(A.J. Grant)和鄧潑來(Harold Temperley)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歐洲」(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1782—1932)中稱：「克勞塞維茲為軍事的亞里斯多德」(Military Aristotle)，他的戰爭論和亞丹斯密斯(Adam Smith)的「原富論」(Wealth of Nations)有同等價值(見原著第六〇七頁)。』因此，從那時起，德意志國內就充滿了戰爭的狂熱。

四 世界被推入戰爭浪潮中

克勞塞維茲理論的骨髓就是政治為平時的軍事，軍事為戰時的政治，他并且認定：『戰爭為一國政策的延續』，這就無異說：『戰爭與政治實為一體的兩面，平時有了戰爭的準備，戰時始能實行其戰鬪。』同時他又說：『戰爭不僅為政治行為，并且為真正的政治工具。』若根據這種理論，一國政治應以戰爭為中心，因國際間之戰爭都是由於政治上的衝突，絕對不是為戰爭而戰爭。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就完全是政治上的手段，而以軍事濟政治之窮，所以他首先着手軍備，而後運用戰略；軍備充實之後，一八六四年先敗丹麥，一八六六年再敗奧國，一八七一年最後攻陷巴黎，以完成德意志的偉業。

既然一國政治應以戰爭為中心，戰爭便不僅成為國內最顯著最重要的事實，也成為了一切社會行動的動力和標準，國內的一切都應置於戰爭統馭之下。戰爭發生之後，它的目的應該簡明確當，方式則甚殘酷可怕，不但前線和後方沒有分別，人民和士兵亦聯為一體。克

勞塞維茲相信毀滅敵人的志氣，比佔領敵國的領土更爲重要，而毀滅敵人的志氣就要保持勝利的軍隊，向敵人作勇敢的攻擊，這也就是速戰速決的戰略。德國在第二次大戰中所採用的「閃電戰」(Blitzkrieg)，意大利所創導的「杜黑主義」(Dunhetism)，就是因爲他們不能持久戰事。但因他們一貫保持着「軍國主義」的精神，認爲無「力」則弱，有「力」則強，而對「力」加以歌頌。戰鬪的狂熱，早已應運而生，世界便被推進了戰爭的浪潮中，戰爭亦成爲了邏輯上的需要。他們的心目中戰爭爲政治、經濟、文化等的最後決定因素，也是解決國際糾紛的最後工具。而這種「戰爭意識」，實爲希臘人開其端，因根據希臘人的見解，國家因具有一種「作戰權」，所以她成爲國家；也就由於這種「國家意識」，他們所以發揮了特有的「權力政治」(Power-Politics)，這就是不顧任何理論制度所叱責，而要以強權造成權利。因是之故，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拋棄戰爭，更沒有一個國家不是時刻在作着戰爭的準備。

吾人可認爲人類的歷史，整個的就是一部鬭爭史，因爲戰爭一直是在時斷時續地進行着，如諾維可(T. Novicow)即估計：自紀元前一四九六年至紀元後一八六一年這三・三五七年當中消耗於戰爭即達三・一三〇年之久。在近代國家制度的三世紀中，大小戰爭便達三百次以上。他并且嚴肅地指出：戰爭并不能「解決國際間的糾紛」(詳見 T. Novicow, "War and His Alleged Benefits"—N. Y. 1911, P. 14)。

戰爭不能解決國際間的糾紛，戰爭的存在，實在是失掉了它的意義，儘管如此，歷史却明白指出：一四七〇年和一七二一年間，每年都有國家挨到戰爭的踐踏，而有名的一七四〇